泥鳅与黄鳝

□杨力

“泥鳅与黄鳝不一样长”，是一句俗语，它们同属鱼类，却又有科属、形状、大小、长短之别，俗语的背后，透露出的实际是一些人情世故和人生哲理。

于姐结婚20年，最近和老公老李闹别扭，起因是她觉得老李没追求。老李是一个普通职员，每天单位家庭两点一线，闲暇最大的爱好除了看书，就是逛菜市场。凭心而论，老李厨艺不错，每天变着花样做美食，但于姐吃在嘴里，并没有感到一点幸福。

于姐这种微妙的心态，起因于和闺蜜的一次聚会。闺蜜的老公升职了，专门请一帮姐妹小聚，席间闺蜜神采飞扬。而端着酒杯的于姐越品越不是滋味。

于姐和老公闹别扭，被父母察觉到端倪。这一天，父母让于姐一家回来吃饭，席间，父亲亲自给女儿女婿斟满酒，又特意做了女儿女婿平时最爱吃的大蒜烧鳝鱼和豆腐煨泥鳅。于姐畏难地看着父亲，她从小就不喝酒，父亲平时也反对她饮酒，今天是怎么了？

父亲说：“这酒，能喝的人受益，不能喝的人受罪，能喝不能喝的，都强行他们喝同样的量，这个理，不近人情！”

于姐看着父亲，似乎还没完全明白。

父亲又说：“就像餐桌上的泥鳅与黄鳝，它们大小不同，长短不一，但又都是餐桌上的美味，你能偏好一种舍弃另一种，或者硬要说某一样比另一样更好吃吗？”

“不能！”于姐心里茅塞顿开。泥鳅与黄鳝不一样长，但都有各自的特点，如果你偏执地放大泥鳅的短，就会更加拉长与黄鳝的距离，视界也会片面和局限。换一个角度看老公，他虽然没有升职，但厨艺一流，把家庭照顾得既周全又妥帖，只可惜于姐一度只看到别人老公的优点，却看不到自己老公的优点。

从父亲家出来，于姐收到闺蜜电话，抱怨老公每天忙，没有过去顾家，她现在最渴望的，就是像于姐那样，天天有老公陪。

于姐听罢笑了。泥鳅与黄鳝不一样长，每个人的能力和表现也不一样，但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还得慢慢去琢磨。

茶陵方言“还会”

□刘年贵

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，虽在湘方言属地之内，但茶陵话与株洲话和长沙话（后二者是湘方言的代表）有着迥然的差异。其差异不仅体现在发音方面，更体现在词汇的表达之上。比如茶陵话中常用到“还会”一语，其不同语境和场合，有着不同的含义。

“还会”大概是表达一种否定意义，即说话人不赞成对方的看法或者观点。

“还会”首先是一种客套用语，当你拎着东西走亲访友，一进门主人肯定会说：“来就来嘛，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！”这时你可以回应：“还会，也没有带什么，只是一点家乡土特产而已。”对于你的造访，主人免不了盛情款待，肯定会杀鸡宰鱼忙碌一番，就餐时，你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说：“搞那么多，都吃不完！”主人答道：“还会，只是家常便饭，你莫要客气啊，多吃一些啊！”这里的“还会”类似于“不要见外”的意思。

当别人用羡慕、夸赞甚或表扬的语气跟你说话时，你肯定得自谦一番，这时可以用“还会”予以回应。甚至还可以在后面加上“咋个”两个字予以强调。“听说你今年赚了不少钱？”“还会咋个，我快穷得要饭了，都欠了不少外债呢。”“你家小孩真是聪明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！”“还会咋个，谁家孩子不是一样的智商嘛！”

“还会”也可表示惊诧，即说话人对对方讲述内容感到意外和惊奇时的质疑。当你去集市买肉时，你问摊主“猪肉怎么卖？”“二十块钱一斤。”“还会？前面那个摊位才卖十八块钱，你咋就卖这么贵？”回家路上，你看见一个熟人，走过去跟人家打招呼：“刚才好像看到你也在镇上赶集。”对方错愕道：“还会？你看错了吧。我刚从地里干活回来。”

“雀”得很

□王绍诚

方言“雀（quò）”，被乡人赋予了丰富的内涵：因事不圆泛而生发的感叹——如绗铺盖或缝补疤，眼看就到位了，嗨，偏偏就差那么几针，没线了，缝衣人禁不住自言自语：硬是雀得很；有时，“雀”也表示调皮捣蛋搞恶作剧戏弄人。

师兄老陶，爱开玩笑好使雀，常常把人弄得哭笑不得。

一天上午，他骑着飞鸽牌“洋马儿”（自行车）回家，老远就看见小师妹儿姗姗的背影，一边扯喉咙拔嗓：“嗨，姗姗儿，等倒，等倒。”一边飞叉叉地蹬到小师妹面前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当家哩喊我给你带个高脚信（传话），说是今天下午朋友三四些要来家头耍，还专门嘱咐天气大得很，就吃绿豆稀饭下葱油饼！

姗姗说：“咸菜下稀饭就待客啊？人家还要说我姗姗儿太老抠（吝啬）了噻！”老陶满脸堆笑，两眼放光：“哦，哦，哦，就是嘛！就是嘛！是太寒酸了点儿啰。”姗姗快人快语：“干脆，我去切斤把烧腊（卤肉），外带个白斩鸡，自己油酥个花生米……”老陶眉飞色舞，脸都要笑烂了：“哦，对啰，对啰，搓（这样）体体面面，又撇撇脱脱哩。”跨上“洋马儿”欢快而去。姗姗折转身上街采买，又心急火燎地赶回家，快脚利手，不亦乐乎。

下午五点，万事俱备，却还不见老公的动静，赶快打电话问：“咎（zán，现在）咋个还不见人影影儿吔？”丈夫答“快啰，快啰。”

终于等到老公一个人梭回来。姗姗急问：“你约哩客人呢？”“见鬼，哪来啥子客人喔！”姗姗立马回过神来：“好个陶师兄，硬是雀得很！上了当啰！”

面对满满一锅稀饭和一桌子菜，两口子傻眼了。“不管，给他娃娃端起去！”姗姗的老公当机立断。两口子登门而去：“吔，老陶，‘谭子’涮得大哎！”

老陶皮笑肉不笑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：“哎，哎，那我无功受禄啰。”老陶的苗条女人笑得像风摆柳，眼泪都流出来了：“我就说嘛，这个死鬼高矮不让点火弄饭，说等到有人请……”她掉过脑壳来骂老公：“你咋是搓个人噢，使雀嘛不是这个使法噻，几十岁哩人喽，就喜欢做缺德事……”两家人嘻嘻哈哈，笑作一团。饭桌上，老陶摇头晃脑，连声说“好吃，好吃！”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730156805@qq.com

鼓到

□夏孟珏

在四川方言中，有“鼓到”一词，基本意思是：强迫别人做什么事。如：“我本来已经饱了，不想吃了，可是我妈心疼我，鼓到我还吃半碗。”“这件事明明对我没有半点好处，你怎么鼓到我干啰？”由“强迫”这个意思引申，“鼓到”一词又变为“欺负”的意思：“孙大娃调皮得很，在学校里最喜欢鼓到小同学。”“人与人是平等的，爱鼓到别人的人是交不到朋友的。”

“鼓到”这个词有人写成“估到”，这是不恰当的。要弄清为什么，就得弄清这个词的由来。这个词来源于川剧。人说川剧演出“三分琴七分鼓”，鼓在其中特别重要，起着发号施令的作用。乐队的打击乐、弦乐、管乐，必须按照打小鼓的鼓师的指挥进行演奏；演员的出场和进场、起唱和停顿、身法动作的一招一式应该与锣鼓配合，严格按照锣鼓发出的号令行事。鼓点一到，相应的乐器跟进，场上演员的表演也必须跟进，做出相应的念、唱、做、打。锣鼓打到某个点位，就是“鼓到了”，就把演员逼上了，演员就得该唱则唱，该演则演，该打则打。因此，我们方言中把强迫别人做什么事，说成“鼓到整”，其意思即由此而来。

红椿乡避暑

□陈世渝

7月上旬，重庆陡然热起来了，勒几天，气温噌噌升到三十八九摄氏度，热浪滚滚，人感到毛焦火辣，嘿不舒服。住在人烟稠密的主城区，绿化又少，喧闹嘈杂，更加心烦意乱，便想逃离大城市，到乡下去。

退休在家，没得啥子事和牵挂，何不趁此机会出去逍遥避暑呢？刚好，朋友有套避暑房空起的，借给我们，拎包逗能入住。我与老伴一商量，说走逗走。次日，我们乘高铁然后坐汽车来到海拔1430米的巫山县红椿土家族乡。哇塞，好凉快呀，立马感到暑气顿消！放眼望去，周围全是绿油油的庄稼和绵延不绝的大山。凉风习习，空气清新，蓝天白云，美丽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，令人心旷神怡，精神振奋。

乡间生活悠闲，有的人在晒洋芋果果，有的则坐在家门口消磨时光。每天早晨，街边都有几个农民卖菜，卖的是自家种的黄瓜、四季豆、莴笋等，还带着露水，嘿门新鲜。见此情景，我仿佛突然回到了当知青时赶场的日子，备感亲切。

勒个地方非常凉快，夏季温度只有25摄氏度左右，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此避暑。我甚至没看到一个扇扇子的人。傍晚，沿着公路散步，路两旁开满姹紫嫣红的格桑花和黄秋英，摇曳多姿，赏心悦目。或在田间地头徜徉，跟农民搭几句飞白，看其劳作，也嘿好耍。天色渐暗，踏着最后一抹余晖回家，好不惬意。

捏袖筒子

□冯继军

捏袖筒子，年轻一点的人不知道是咋回事。这是过去农村人在物资交易时讲价的一种方式。为了保密起见，双方在袖筒子里互相捏手指讨价还价，从而得名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川西坝子农村，人们买卖农副产品都要到附近赶乡场。那时乡场多，每逢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，天天有场赶，物资交易很热闹。

那个时候，买卖东西没有固定价格，全凭讨价还价。当时衍生出了一种职业，叫“编编匠”。每逢赶场天，这些“编编匠”穿着长衫大褂，拿着长长的烟竿，穿行在农贸市场。

王幺爸就是“编编匠”。他脾气好，人缘好，能说会道，深受买卖双方信赖，凡是有大宗农副产品买卖，都愿意找王幺爸帮助洽谈价格。

李叔在牛市上转了几个来回，相中了一头黄牛，准备买回去犁田耕地。他请王幺爸帮着拿主意。王幺爸走到那头牛旁边，围着牛转了一圈，摸了摸牛的身条骨架，然后捏住牛的鼻子，把牛的下嘴唇掰开，看了看牙口。

观察停当，王幺爸走到牛主人面前，双手作揖，然后把长衫袖子一捞，凑到牛主人手边，牛主人心领神会，将手伸进王幺爸的袖筒子，两个人的手在袖筒子里你来我往，你捏我掰，三五个回合下来，价钱就谈成了。

李叔与牛主人握手成交。买卖双方按照规矩付了王幺爸中介费，这桩买卖就算完成了。